乙巳消長錄

十四

2291.7
1737
v.15

編續錄一

芸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四

內編續錄一

領議政默齋洪彦弼

領議政忍齋洪暹

忠惠公保庵沈連源

領議政松峴尚震

領議政權轍

左議政閔箕

領議政藥峰李鐸

文忠公思庵朴淳

83[illegible]5142

文清公松江鄭澈

左議政樂圃鄭琢

知中樞聾巖李賢輔

副元帥張彦良

大提學企齋申光漢

大司憲松齋羅世纘

贊成鄭宗榮

贊成許磎

贊成成世章

叅贊趙彦秀

贊成趙士秀

贊成鄭大年

參贊沈先彦

留守李英賢

贊成朴大立

僉知李弘棘

同敦寧沈逢源

正字沈鍠

參議桂軒鄭復始

贊成朴忠元

肅敏公俞絳

府使盧慶猜

文城君健

副提學久庵金就文

内編續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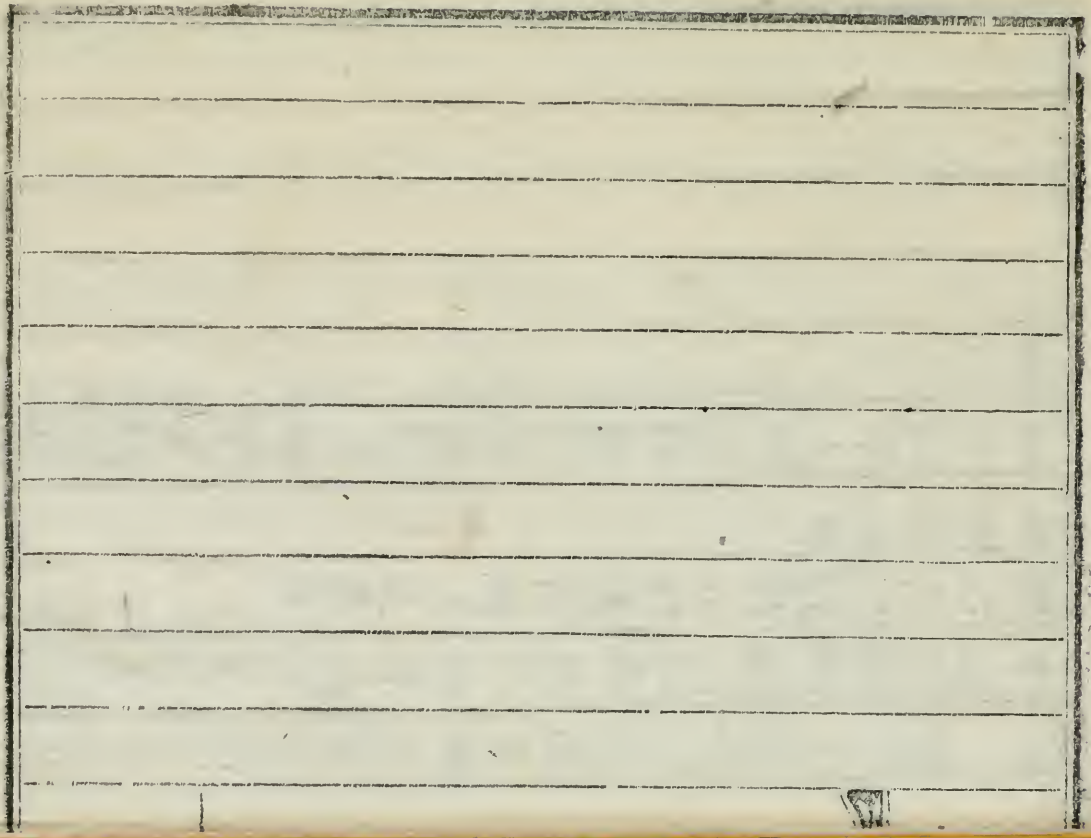
洪彦弼

洪彦弼字子羔南陽人歸默齋　中宗朝登科歷南床舍人遞湖堂官止領相賜几杖謚文禧配享　仁宗廟庭性憃怯見害必避徒以博覽自負不喜儒者疾靜庵欲阻其路又忝乙巳僞勳但家居有醇謹廉簡之操歸譜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遜遷命東西二品六曹參議以上議之皆以為　仁廟祔而　世祖當遷　上荅

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功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延恩殿別祔 仁宗洪彦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啓始允之後數日更議竟祔于延恩殿 東閣雜記國朝編年合錄

洪彦弼申光漢亦錄功中彦弼不出勳府伴倘 光漢得功謂悔于天 柳靜叟事蹟中載見 又見 宣廟傳旨



洪暹

洪暹字進之默齋彦弼子歸忍齋　中宗朝登科選湖堂典文官止領相錄清白賜几杖謚景憲生而頴悟過眼輒誦有節儉之操位長百僚而所居蕭然但容身保祿無所建白君子短之　歸譜

乙巳秊大司憲時議定垂簾之儀　明廟坐于簾內公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禹目咸覩今者　慈殿在簾內　殿下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即允之　潛谷舊錄

壬子選廉謹之臣僉舉公名錫宴闕庭以奬臣庶戊

午以右贊成遷禮判俄判吏曹兼大提學庚申掌試
發策舉歷代戚里宦寺之禍譏口交構公引疾杜門
謝客悉逋見任癸亥權奸屏黜復判禮曹再典文衡
上仝

沈連源

沈連源字孟容青松人虛江德符後號保庵生壯中宗朝登科重試歷翰林吏郎舍人官止領相謚忠惠配　明宗廟庭慕齋門人錄忠順堂偽勳對家人流涕　號譜

庚戌命復立兩宗公以異端之興大累聖治率百官庭爭不得時公議不無異同公獨力爭堅懇至於屢旬雖不回天朝野韙之　寄齋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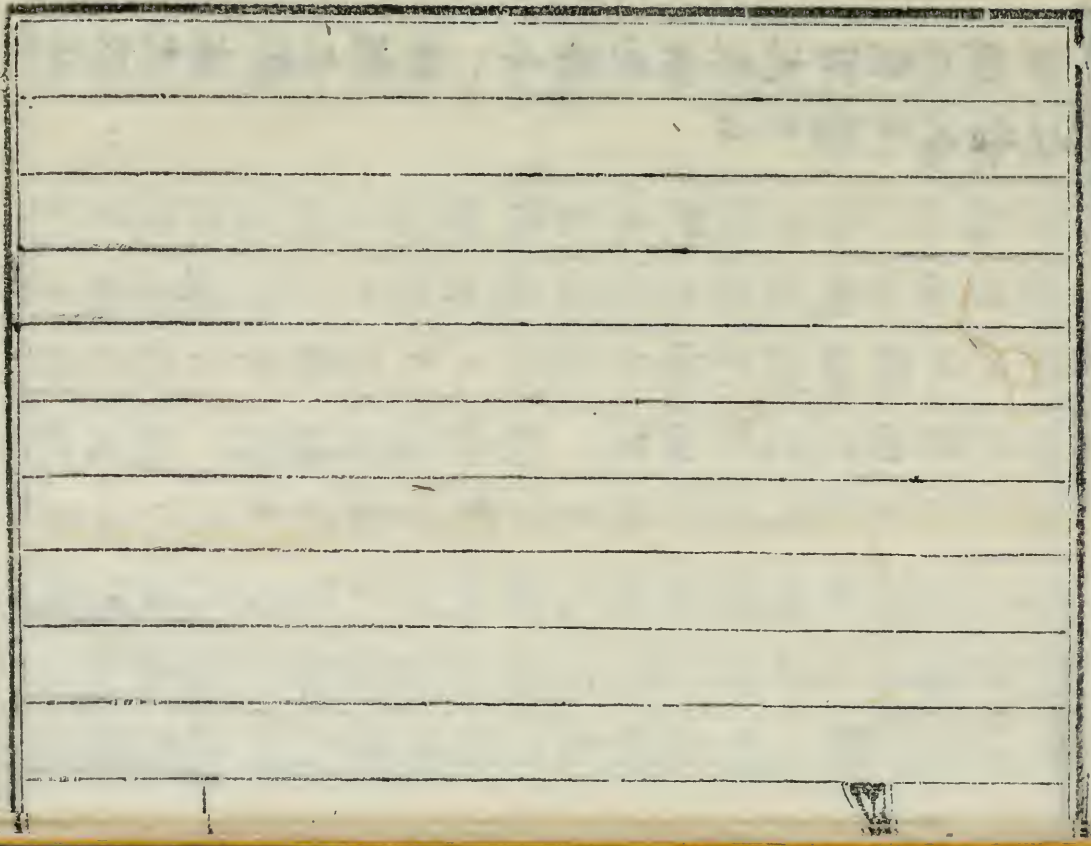
青川府院君沈連源於　中殿祖也公在時自內已有靖陵遷卜之計而公止之故終公之世而不敢發

凡宦人私請一切不聽蓋亦難也常以門族盛滿為戒故諸孫之名皆以謙字命之其氣勢不甚張公之卒而他戚里招權然後人始知公之賢以父順門被禍燕山死於軍器寺前路公終身不由云 清江瑣語

以李彦迪沈連源配享 明宗廟庭連源 王大妃祖父也雖無學術頗知愛士乙巳之難尹元衡等欲援連源以固偽勳之勢強錄連源于三等連源雖不能辭而心傷善類之死且慚錄勳至於涕泣至是配享 經筵日記

故領議政沈公連源每痛乙巳士林之禍屢欲白放

竄謫之臣有志未就而卒今 慈殿之教亦沈政丞之旨也眉巖日記



尚震

尚震字起夫木川人歸松峴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南床副學　明宗朝領相賜几杖謚成安德器渾厚嘗曰狀吾行者但曰他無所能酒酣援琴彈感君恩一曲足矣有儉素之操歸譜

公在相府時緇徒有不法事僚相忿其放縱謂公曰此輩無所統故如此若依　祖宗舊例使有糾攝之地則不乃有益乎公曰疾之已甚亂也此屬當治以不治今若糾檢而復立統屬之規則無識之徒反謂崇佛而然則事尤大閑固不可為也未幾公以事詣

關內者下議曰僧徒無統欲復兩宗治之公答曰僧
徒雖無統攝然起廢重難故前日同僚亦有此議恐
反為害遂止耳公實未知其漸將大自以為事幾之
初微言諷止得大臣啓事之體行狀
公為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內外掣肘不能
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庭仰面獨卧歎
咬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清江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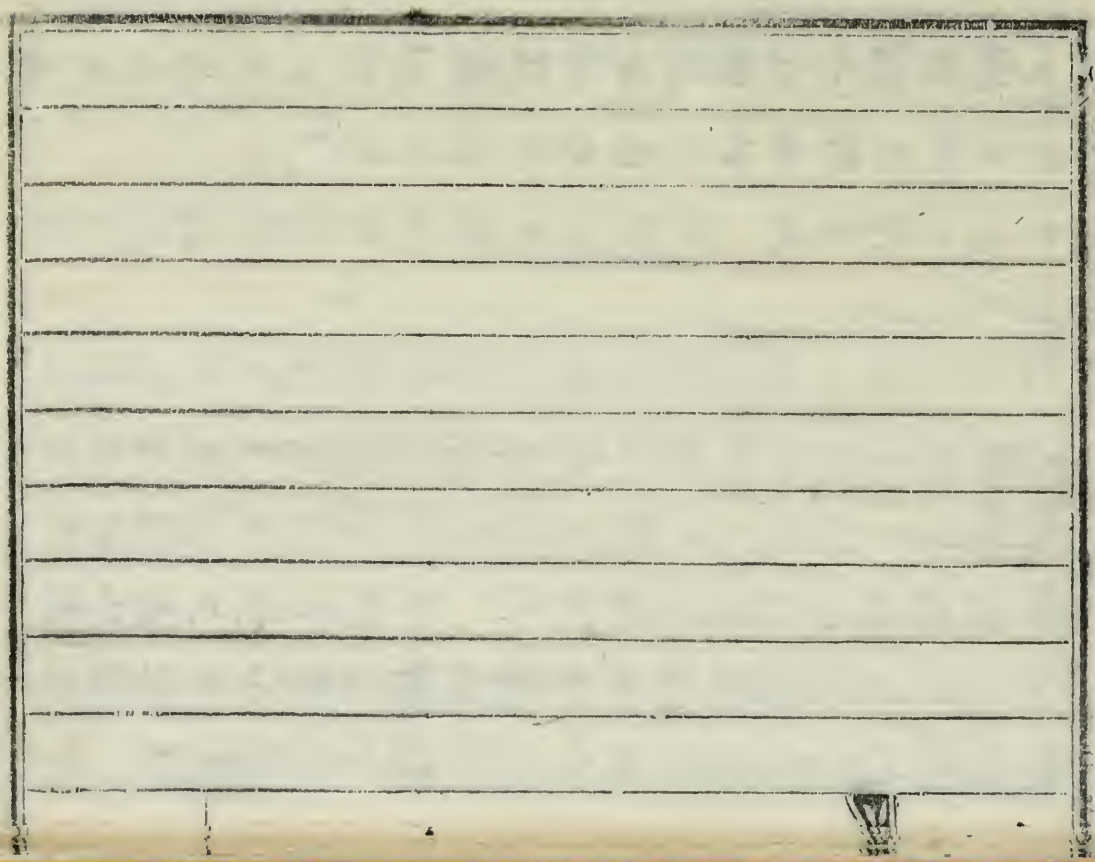
權轍

權轍字景由安東人　中宗甲午文科歷翰林史郎舍人官至贊成元衡黜特批拜相至領賜几杖黃門扶腋謚康定子慄都元帥為中興名臣　谿谷集行狀選入翰林修秘史不曲筆為金安老所惡置之下考中廟使人問曰權翰林何事見貶回列以權辭對安老敗復入翰苑　上全

為持平献納者各再焉侍講院文學以疾速為典設司寺　仁廟在東宮聞公病遣內侍問疾賜以藥物自是在散官者數稔疾愈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焉

侍講院鄉善尋遷軍器寺副正講官仍舊甲辰　中
廟昇遐公為國葬都監郎廳同職坐事公亦連逮奪
職歲餘復叙拜繕工監副正　仁廟昇遐又為山陵
都監都廳陞掌樂院正以謝恩使書狀官朝京師還而出
入散班者久之時尹元衡秉國陳復昌為其爪牙公
嘗於酒席斥復昌復昌嗛之欲中傷公無不至竟未
果焉上仝
李樑以冢宰敗　上用人望舉公代之兼經筵事及
尹元衡之黜也公又有力焉丙寅拜相上仝
時百官煖帽制甚不典公建請悉從華制論者美之

仁廟移祔于文昭殿公領其事 上全



閔箕

閔箕字景說驪興人歸好學齋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南床舍人湖堂官至左相謚文景嘗論斥元衡而乙巳持服故免但浮沈無相業清議短之 歸譜

時尹元衡藉元勛之勢擅君擅權公與一二宰臣極論必去之義放逐大奸朝廷清明 退溪撰行狀

尹左相溉頗主張時議公諷以元龍有悔之說尹相說而不能繹 上意不悅尹相仍下不合大臣之教公製劄極言待大臣以禮納諫諍有容言甚切至大忤權貴 上全

嘉靖乙丑　明廟不豫儲嗣未定閔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入請繼嗣後箕自請以特進官入侍神進大學衍義定國本卷　明廟諦觀之仍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衍義進講自此始見陶菴集○當與東皐傳參看

李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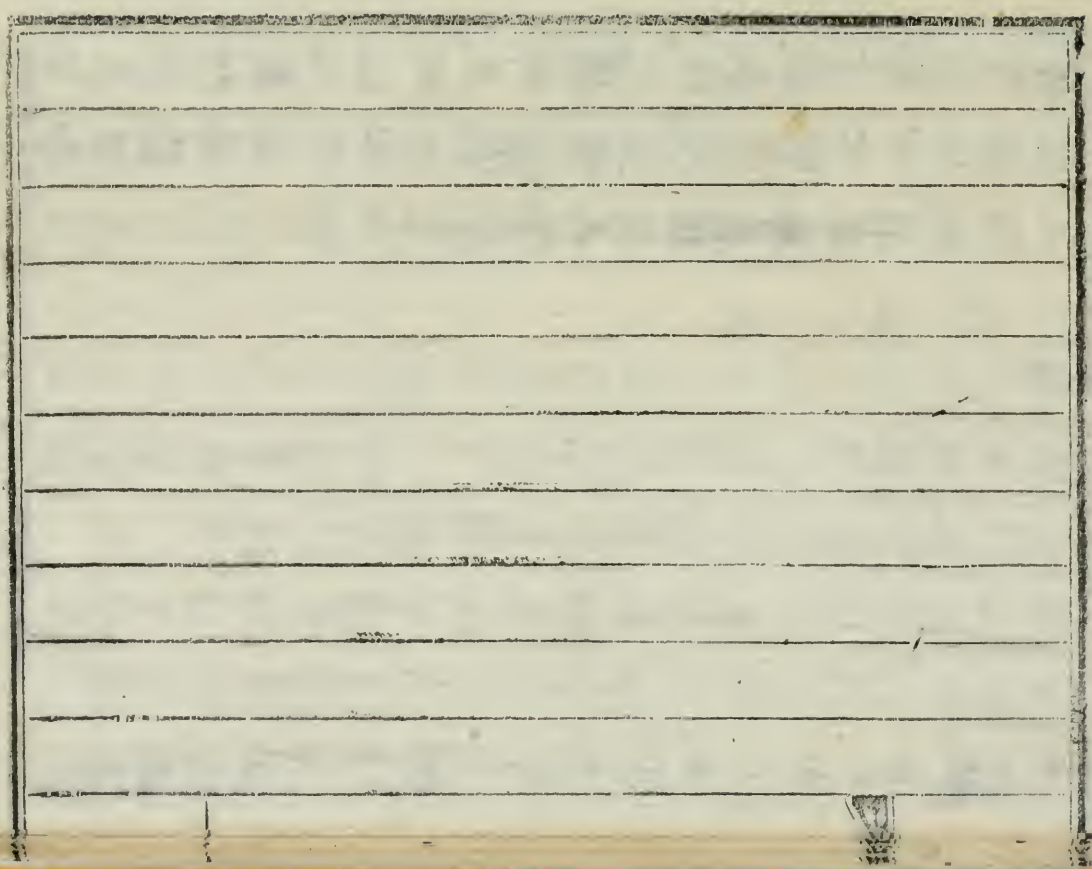
李鐸字善鳴全義人東巖叟李阡（縣高宗人官平章事將舟師敗蒙兵）後歸藥峰中宗朝登科歷翰林吏郎舍人官止領相謚忠肅以大憲論黜尹元衡李樑得志公獨不附稱一代名流（歸譜）

杜門靜處不事交遊人或疑之乙巳由禮曹正郎出拜大同道察訪不以補外介懷力於馬政驛路用蘇（栗谷撰行狀）

丁未用薦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時士林之禍甚慘公適與陳復昌為同僚復昌方附權奸搖時議公竟

日相對無一語及世務只事杯酌戲謔復昌語人曰
某也佯狂外我不欲開慷聞者危之戊申陞司憲府
執義時大司憲具公壽耇欲劾李芑貪縱議于私第
公聽其言從之俄左遷司宰監僉正 上全
癸丑秋遷弘文館副提學時尹元衡以妾為妻倡起
庶孽許通之路大司憲尹春年助成之人莫敢言者
公上劄論之 上全
乙丑尹元衡罪盈惡稔公論激發公時為憲長與大
司諫朴公淳率同僚伏閤請遠竄三公繼發至於舉
朝立庭乃命削爵放歸田里元衡之奴有怙勢為民

害者自府拿致杖殺之權奸既去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乎但當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要在鎮定人服其量 上仝



朴淳

朴淳字和叔六峯祐訒齋祥弟子花潭門人號思庵　明宗朝魁科選湖堂歷吏郎舍入直學典文官止領相謚文忠清修力行文章德行為一代賢相退溪曰朴某如一條清氷華使曰宋人物唐詩調　宣廟奬之以松筠節操水月精神栗谷經筵日記於時人少許可而獨於公無貶辭嘗為道義之交深相契許首効尹元衡晚節謝事退居永平築拜鵑窩山水自樂以終詩曰醉宿仙家覺後起白雲平壑月沈時脩然獨出脩林外石徑笻奇宿鳥知時梅朴宿鳥有庶子應

屏光海朝死於徐羊甲獄 歸譜

國朝屢經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天佑我東 明宣之際治教大明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時主張清議引進士類卓然為領袖者曰思庵先生 尤庵撰神道碑

在玉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勲當路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為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館察同僚劾：有內顧色蓋褒固可著貶輒挑禍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被謚法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喑

嘻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誼無忠字意在叵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群凶附蘗方怒目視公固已睚眦矣中外洶洶謂駭機朝夕將發賴安珏力救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將發將待命金吾入室更衣坦然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白沙祺行狀

拜大司諫論妖僧普雨罪請置法又論黜元衡孟自乙巳以来元衡與百齡許磁等結為腹心芟刈士類流毒百姓國勢臬兀將不保朝夕公慨然歎曰劾冀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甫就議於大司憲李公鐸李公

鄭澈

鄭澈字季涵延日人號松江　明宗朝魁科選湖堂吏郎直學冊先國平難功官至領相謚文清河西門人又從奇高峰游忠清耿介氣岩豪爽文章亦如其人以啃直見忤於人而愛君之誠出於天性雖放逐休退之中必形諸歌詞號謵

鄭澈有一兄須於杖下姊夫桂林削髮而被誅沈冥之托實出於阮籍之計重峯集疏

拜司諫院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疏
有古直臣風 南冥集師友錄

李賢輔

李賢輔字棐仲禮安人歸聾巖燕山朝戊午文科遇事鯁直不撓時人歸為燒酒陶瓶謂外黯然而內清烈也乙巳　仁廟訪落之日因公抗疏擢陞資憲官止崇政知樞　明宗乙卯卒錄清白謚孝節享汾江書院退溪集行狀歸譜合錄

明宗驛召公上箋辭仍曰禪科之復寺院之修臺諫侍從以至館學儒生終歲爭之而不得請臺諫之職古人以木之從繩水之鑑貌比焉蓋非繩不直非水難鑑方今忠言讜論多有缺望之時無乃　殿下向

善之心有所間斷而然歟識者見之謂疏言簡當真得老成告君之體云 行狀

張彦良

張彦良武將也豊德人河原君珽子以清白官至正二品 燃藜述

皇朝將以討建州徵兵　中廟聞之以李芑為都元帥彦良為副元帥林亨秀以吏郎為從事官亨秀往見芑辭以親老芑使言副帥亨秀聞即投刺於彦良彦良具服據椅招入亨秀與他從事僩立不敢一言而退未幾事寢其後亨秀更往彦良出迎于中門外揖讓上座盡歡而罷 芝峯類說

乙巳崔知事輔漢訪公于第至再欲與李芑等同事

曰若從吾計將得大勳公辭曰先人曾有靖國功亦已足矣固非不從聞者賢之名臣錄

申先漢

申先漢字漢之保閑齋叔舟孫歸企齋　中宗朝登科選湖堂典文官止二相參乙巳僞勳謚文簡風度高古博學能文廉簡自守嘗作金安老保樂堂詩云聞說華堂結構新綺窓丹檻照湖濱江山亦入陶甄手月笛還宜錦繡人進退有憂公保樂行莊無意我全真風光點檢須閑熟可使何人作上賓語意陳然而未嘗染跡之意自在其中　歸譜

申先漢少時夢彩鳥飛入口自是才思日進及將典文衡又夢彩鳥入口　寄齋雜記

宋麟壽下官時謁金公安國適有柳仁淑申先漢亦
来謁安國不甚欣喜而公去後嘖歎曰原明仁淑字不
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已卯時與士
類同貶幸矣而公當時所謂名流而金公之論如此
燃藜述　前言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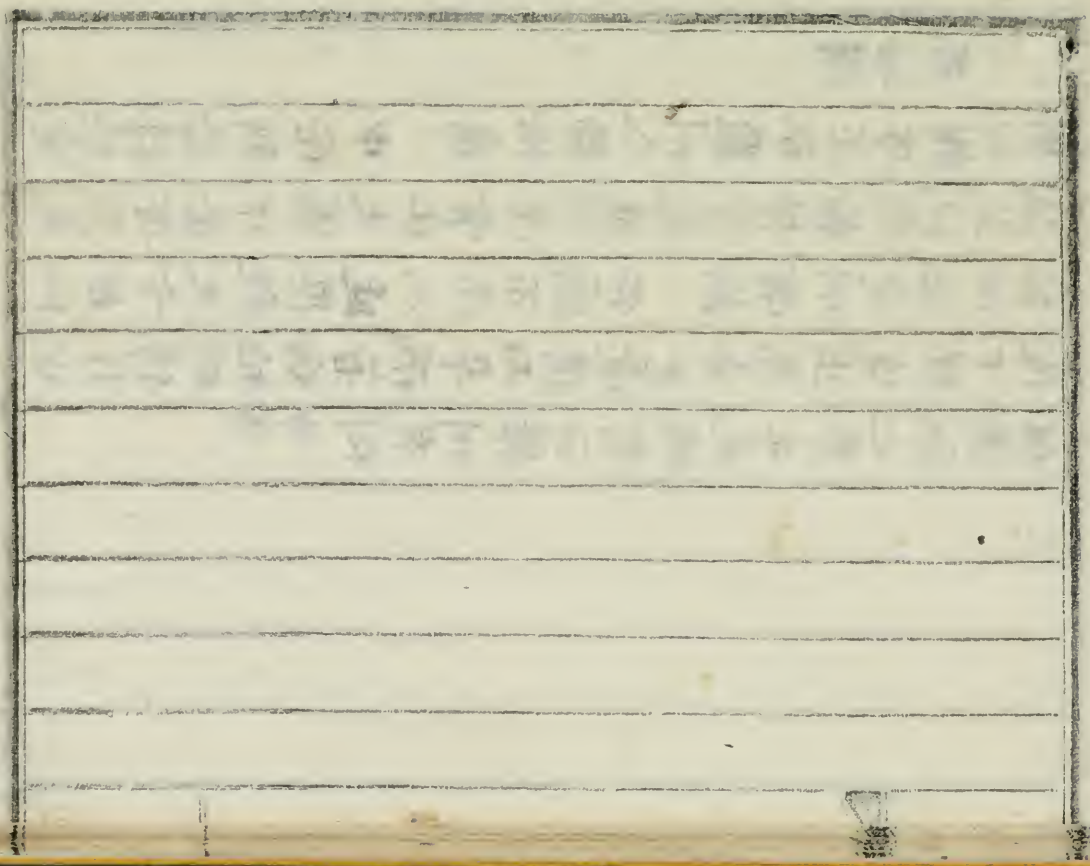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先漢把筆呻
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
能構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窮速之患崔遂代製申
既錄勳之後所分逞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
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歌

後得名而處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 寄齋雜記

初叅勳列與子書曰得叅二等功臣仰愧于天 己卯錄

羅世績

羅世績字丕承羅州人歸松齋　中宗朝登科魁重試英試歷翰林藝應選湖堂官止大憲斥金安老為其所誣受刑啓論　仁廟不當入延恩殿又卞白仁傑丁煥竟出為全尹憂憤而卒所著病柏賦傳於世但鳳城之事不免雌黃云羅州有祠　歸譜



鄭宗榮

鄭宗榮字仁吉草溪人弼恒齋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舍人直學選湖堂官止二相按八路錄清白吏書謚靖憲　弼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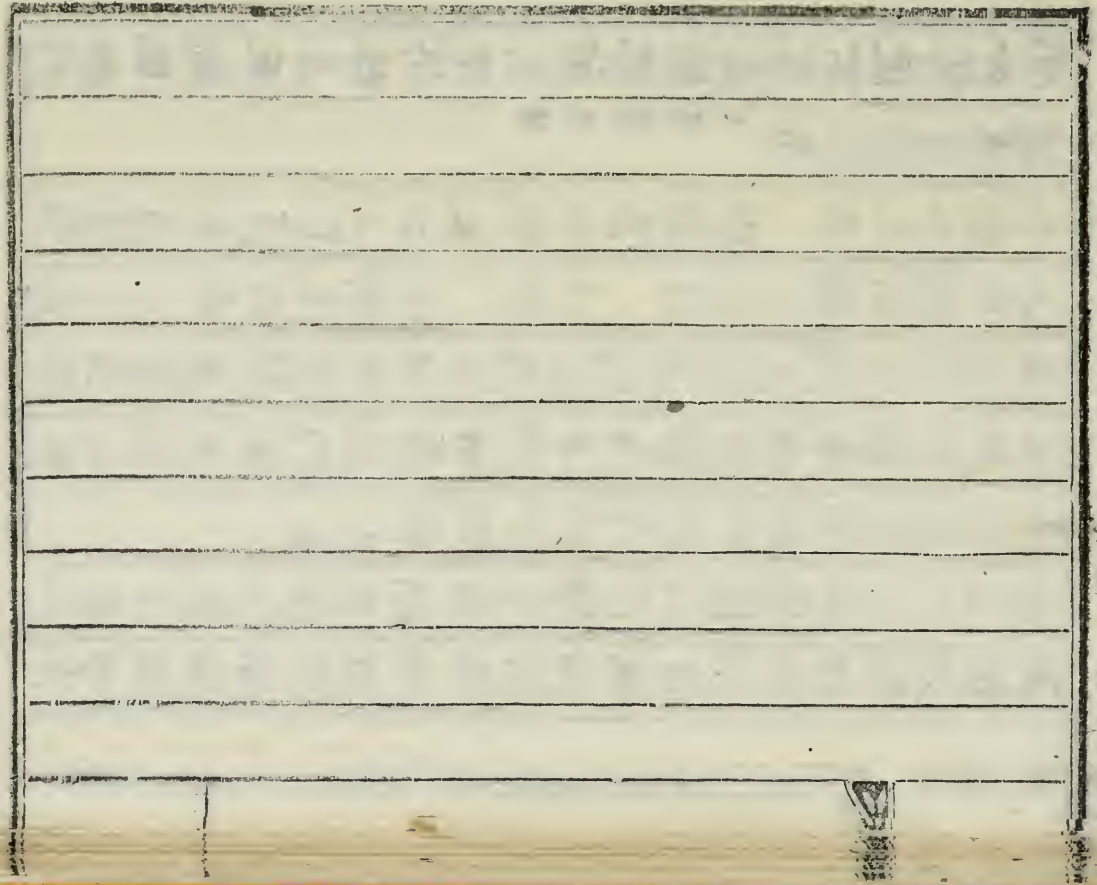
元衡之妻公之孼三寸姑母也元衡柄國舉世攀緣奔走公獨毅然不附終始一節當乙巳禍元衡初不知公之心而只緣姻婭之厚招與論說欲使參衛社勳公佯若不解聞者元衡怒屢欲中之禍在朝夕元衡妾母涕泣不食而責其女曰汝欲害吾宗孫何面目見莊襄公祖允諭於地下乎賴此得全　行狀聽天院守

為副校理時陳復昌為副提學寄因宣醞乘醉切責復昌之所為遂罰以巨觥言甚剛直傍聞莫不悚惧而陳復昌素敬公不敢加之以怒 上全

壬戌授慶尚監司時尹元衡切屬及門客為守令恃勢貪饕元衡為設盛餞而托之公不少撓悉置之殿又有妖僧稱內旨伐 仁廟胎峰樹木殆盡公亦嚴治致之於死 內殿震怒命逮之三司交章太學陳疏得仍 行收

鄭淡宗榮之庶叔蘭貞之同胞兄預知其為禍祟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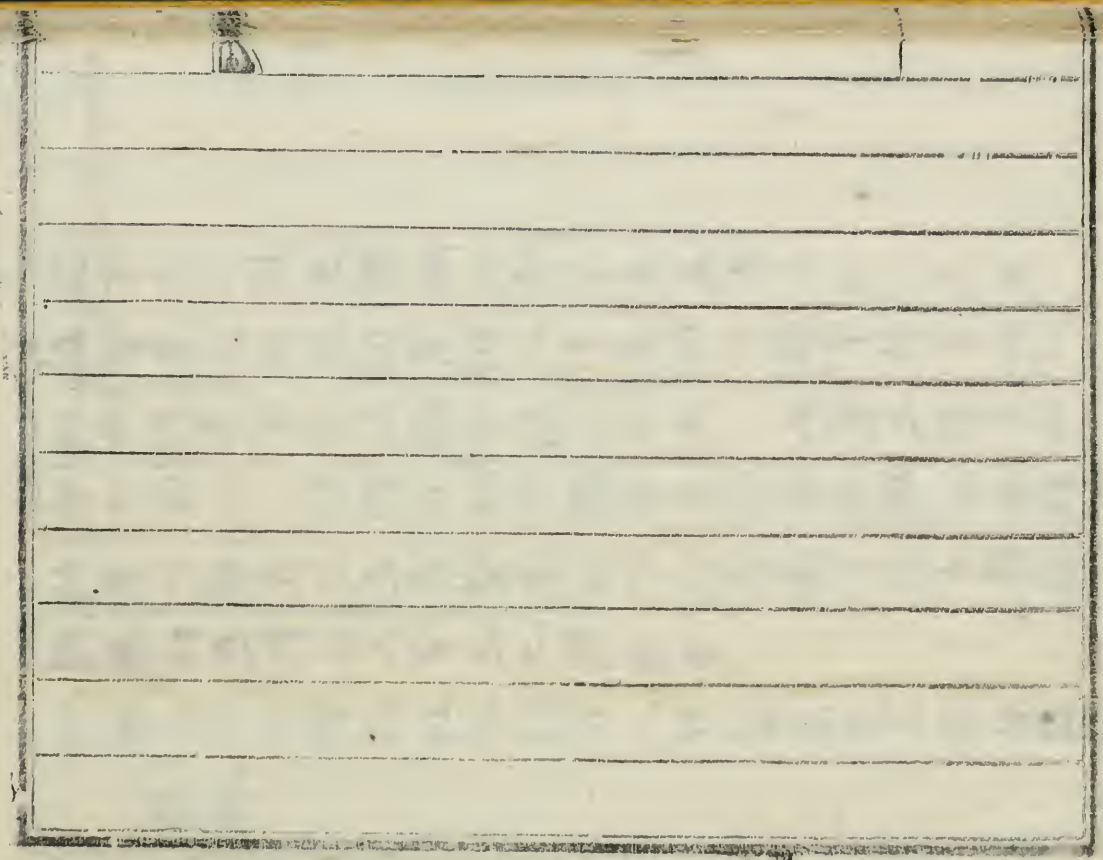
墻曲繞使不容屋輪故蘭貞不得往見元衡敗無所
連累自沛勿齋 又見蘭貞傳



許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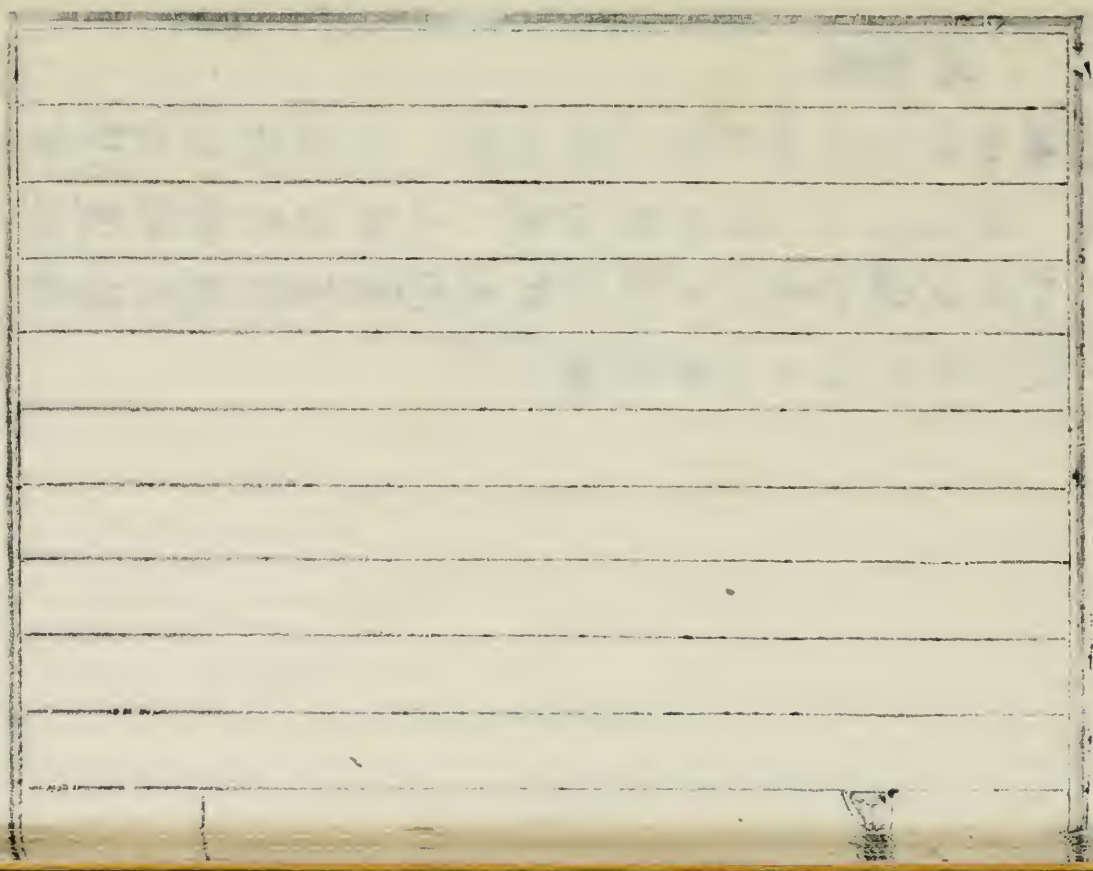
許硏字硏之瀕軒琛子陽川人歸澄窩燕山朝登科歷翰林吏郎舍人官止二相歸譜

灼鼠之變在廷之臣噤嘿不言公敢論不避士林敬重之啇入侍啓曰近来獄事多不平及領事宋軼曰臣為委官未知何事為不平及上笑之宋召公私第責之曰議獄首相之事公何以微官敢言公曰微官亦不得為首相之言乎宋大奇之潛谷舊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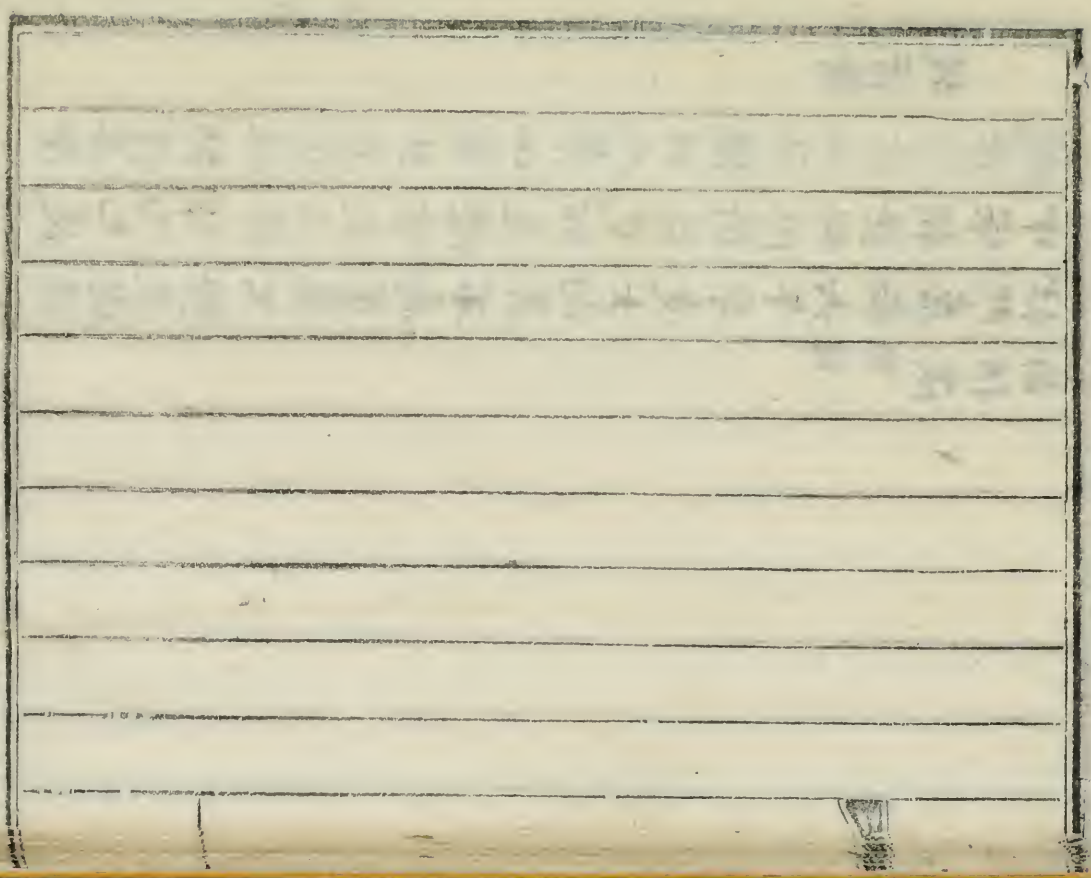
成世章

成世章字景晦昌寧人號思庵　中宗朝登科歷舍人直學官止二相被清白選　上賜優賞蠟燭還家以憲長論斥李芑又極言尹元衡賣官鬻獄事慕齋門人善為詩〻入東文選號譜



趙彦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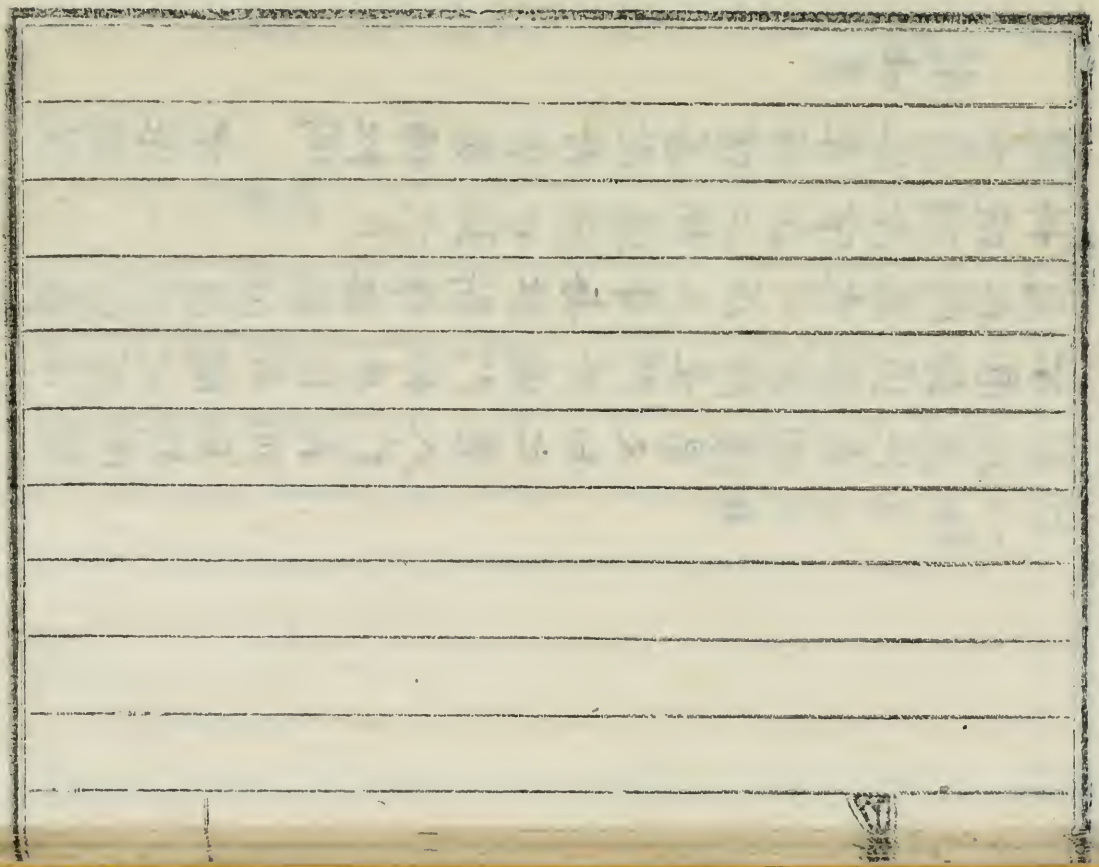
趙彦秀字伯高楊州人華山末生五世孫歸信善堂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吏郎直學官至三宰自乙巳後
杜門養痾六年卒愛士向善不為崖異不好交遊清
白恬淡 歸譜



趙士秀

趙士秀字季任信善堂彦秀弟歸松岡　中宗朝登科選湖堂官止二相選清白謚文貞　歸譜

趙松岡為大司成三年每仕新館路經陳復昌家竟不歷訪復昌置陪吏門外過門輒告松岡聞之不從梨峴改從義洞復昌又知之置人於義洞而松岡終不一訪　月汀漫錄



鄭大年

鄭大年守景老東萊人蒋思庵　中宗朝魁科歷舍人直學官止二相卜相改正謚忠貞有操守嚴於辨受之節　蒋譜

有旨封尹元衡妾為夫人公以承旨憤而故遲之同僚時其無而行之有西宰船賂元衡托護於公、謂考無一貶必究監司豈敢摘無咎代有罪衡曰為我一究何妨竟黜之且黜一萬户固請不聽人益以危之乙卯自小司徒為大司憲嫉李戡而為欲彈其贓累為掣肘戡訴于尹春年構以落職壬戌在東州寶

孟山僧奪民田以屬寺至降　慈肯公執不與　蘇齋

沈光彦

沈光彦字彦之青松人忘世亭璿曾孫靜庵門人號銑庵　中宗朝魁科放榜前拜正言歷吏郎官止參贊謚胡安號譜

乙巳尹元衡得志專權出公為全羅監司威行惠敷一道洽然丙午入為銀臺公見國事不靖傷心撫腕志在退避因成一絕曰薇垣三長欲無言承旨一年誤聖恩參議四書何事議不如還入護軍舊碑

辛酉　上御禁苑試士製述講經特並賜第而外戚多中頗有不公之議適有天變延訪宰臣一無言及

是者公獨直斥不諱上為之動容命罷其榜物論多之以為鳳鳴朝陽上全

李英賢

李英賢字希聖廣州人　中廟時闡大科歷直學吏議官止留守女壻金大孝見尤庵集墓表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為應教姦凶尹元衡等任公以事公痛傷無辜駢戮移疾不出凶黨怒甚自是低回冗散者凡九年上仝當元衡搆煽少忤者家立碎公終不能觸散元衡等雖大恚顧公無罅可指故終免其螫常以杖屨觴咏於西湖之別業翛然有出塵之想嘗有詩曰誰知天有眼一一見人情善惡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以

見公之大畧也 上 全

朴大立

朴大立字守伯逍遥堂世茂姪號無違堂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三司舍人官止賛成 號譜

移太常叅奉乙巳名臣郭珣坐士禍死時李公弘幹為太常正以郭曾歷寺官當賻公賛曰朝廷雖罪之本寺當以舊官待之坐中皆惧莫敢言一官曰吾司首尾相應盖李公弘幹之字與公同故因而為戲而實為他日免禍地云 月沙集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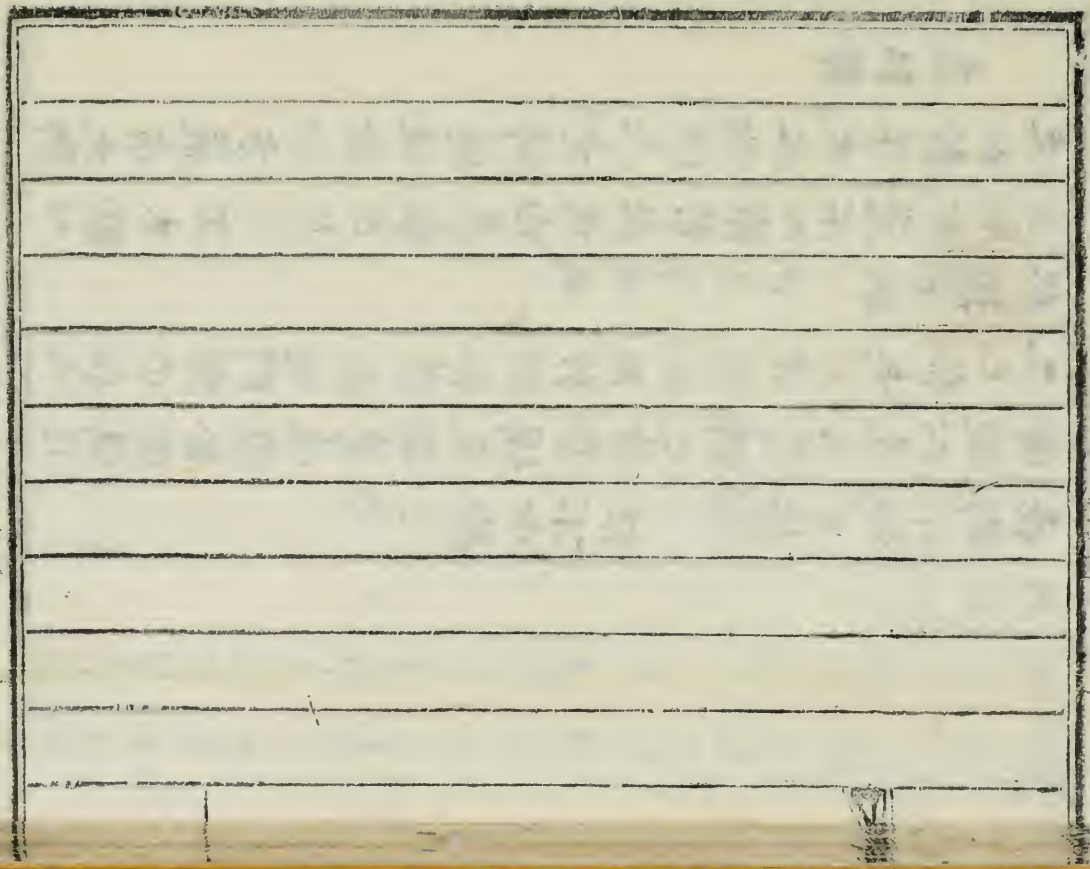
時崇佛教公入侍爭之日中乃出遥聞簾内曰戇矣甚也 上仝

權貴尹元衡要致公甚勤陳復昌屢至公第而公皆
辭焉或瞰其無而一造其家陳甚恨而亦不敢加禍
於公 上全

李弘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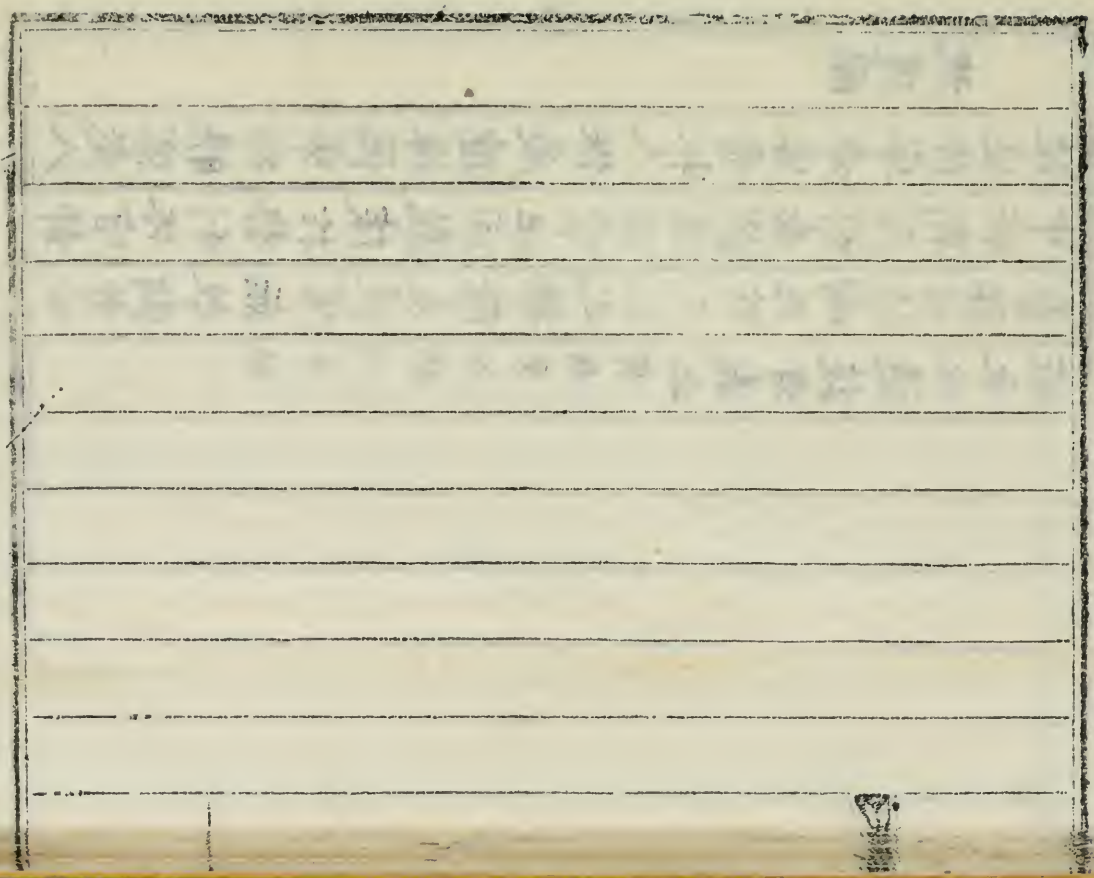
李弘幹字大立駒城人文科通政僉知方嚴有大節立朝抗直不以權勢詘意由是數困於外不大顯以終孫摩敏 月沙集墓碣銘

乙巳獄起司諫郭珣死於理知舊無過門者公在太常欲以先生禮賻之諸僚俱及禍莫敢應公獨賻其喪群小側目將構以法不少撓 上全



沈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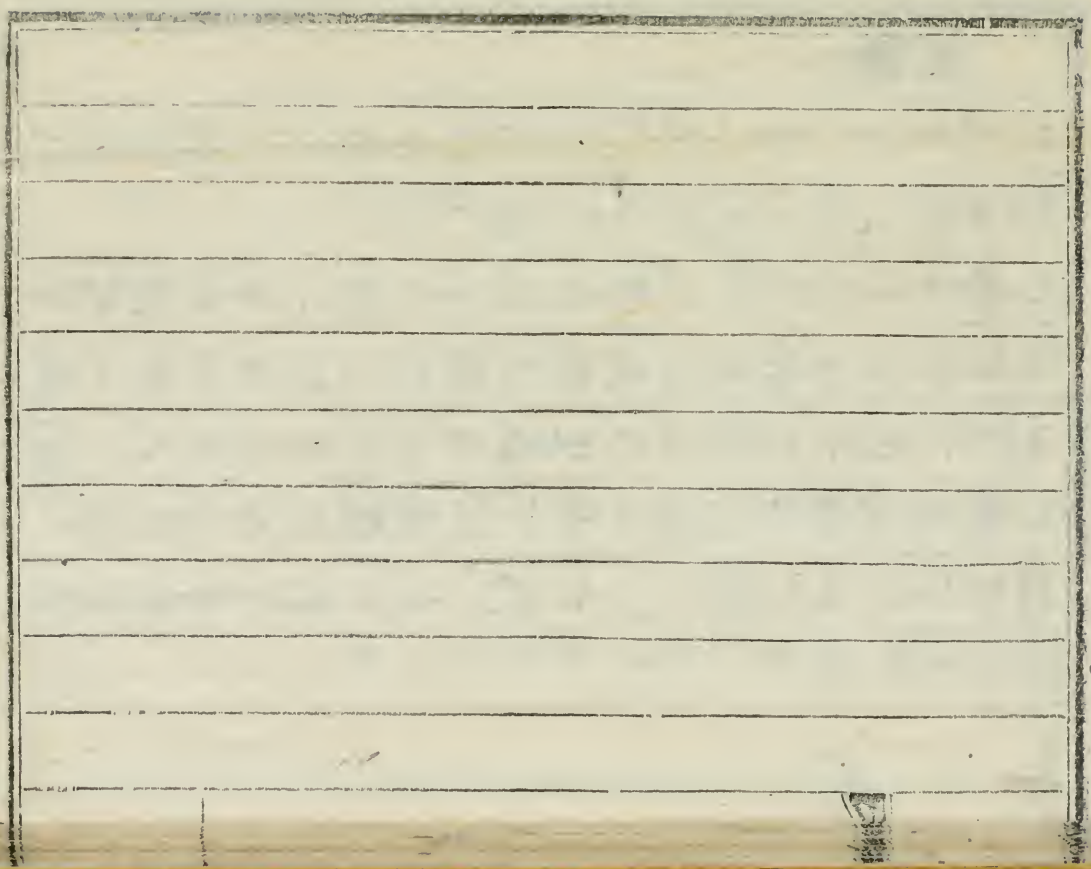
沈逢源字希容青松人保庵連源從弟歸曉窓老人中宗朝登科重試英試官止同敦涉於勢利休官靜養郭司諫珣死於乙巳之禍僚友畏累無敢顧者公脫衣以襚誅者義之歸譜栗谷撰碑合錄



沈鍵

沈鍵青松人舍人順門孫同敦寧逢源子灘叟李延慶女壻官弘文正字子喜壽簡易集

正字公自乙巳獄起常痛惋不容懌一日於泮宮見壁間故記名獨刮去及禍者即詬曰何等阿曲人為此衰薄取筆更書之在坐咸失色時當路聞人言觸於獄幾微輒傅致死公固不以為慮然以忠信服人語竟不洩此足觀公之大者而記公行者不載豈亦有所不敢歟簡易集沈鍵妻李氏碣



鄭復始

鄭復始字以健東萊人歸桂軒　明宗朝登科官止參議以古阜郡守上疏請雪乙巳冤（歸譜。同春集作桂潭）仁廟昇遐兄弟（弟即復元）俱服心喪聞益彰交遊益附與尹潔陳宇等友競以激揚臧否為尚乙巳之禍尹陳諸公俱逮死公兄弟亦幾危賴先幾歸鄉得免

同春撰行狀

乙丑佐湖西幕時尹元衡張甚以非理奪人臧獲累十口訟大不決方伯怵怯將誤斷公力爭遂歸之本主元衡大怒貽書方伯有吾從大夫後見蔑於亞使

等語方伯惧甚公不動元衡欲中以法捃摭無所得

上仝

丙寅授古阜郡守元衡家僮在境恃勢横恣侵刻細民前後守宰莫敢誰何公到官即捕核置之法不少貸其為政剛果不畏強禦類此先是元衡芑等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有却當乙巳　垂簾之日誣三人以逆殺之士類殲焉至錄偽勳神人忿鬱數十年時明廟臨御久屢不豫儲位尚虛識者憂之亦不敢言公因求言應旨上疏痛陳奸凶掾邦忠賢枉死之狀請伸其冤且請早建儲嗣以定國本疏入　上震怒

教曰年少文官假托公論伸救逆黨予欲罪之因未言陳疏故姑置不問政院知悉時元衡繞退函焰未熄人莫敢指斥公首發正議盡言無諱中外出舌至有感歎揮涕者公言雖不得見行於當時後竟削其勳伸其冤誅奸旌善是非大定實公為之倡云 上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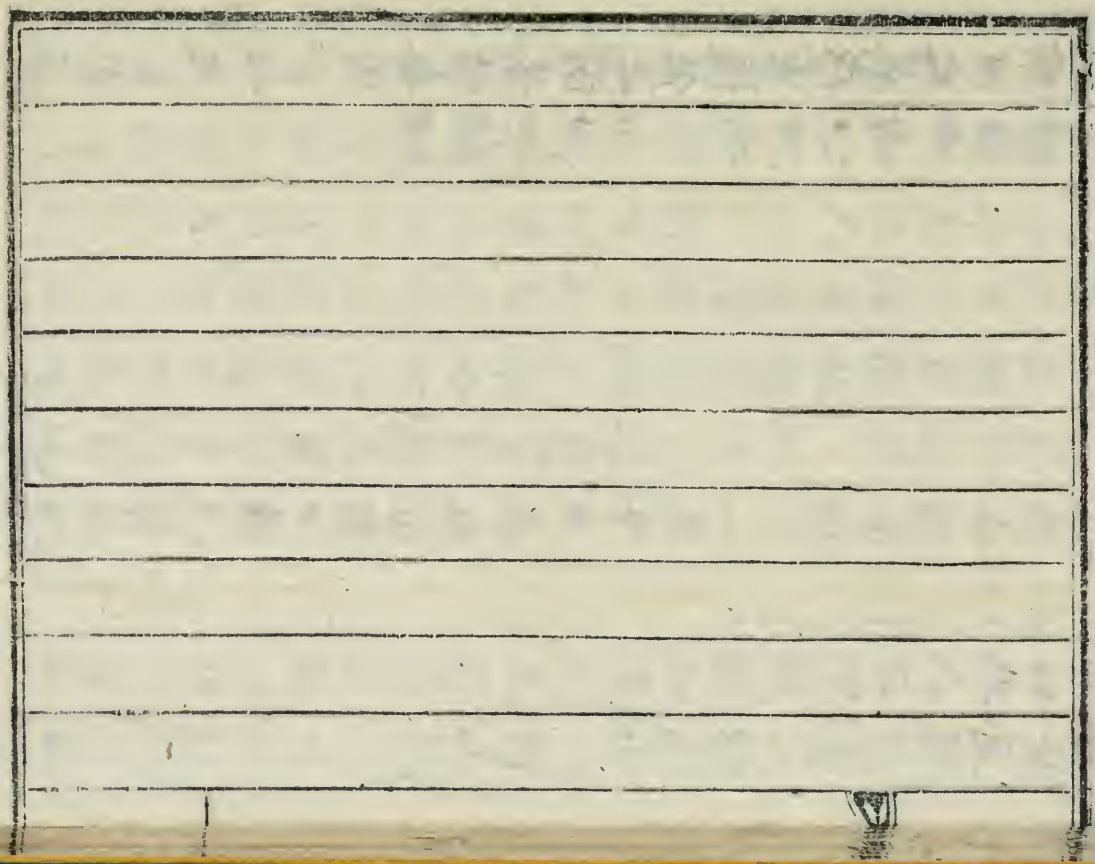
朴忠元

朴忠元字仲初存誠齋楣曾孫殉駱村受業於舅氏奇服齋遵　中宗朝登科歷翰林三司重試選湖堂典文官止二相謚文景長於文章殉譜

嘉靖辛亥以舍人忤林百齡黜補為寧越郡守時邑有災之任者相繼暴死人皆以越為死地百齡之黜補公者亦置公死地計聞者莫不危之公至官一吏亦惧公必死公謂死命也恬然不少意也宿於郡之客舍忽有若差人者以少王命捽曳公以去至一處少王坐於荒草中問左右有若侍臣儼狀當陞狀而

少王數罪責之特令出而辟之第三坐者起而止之曰此人不可殺扶而送之及覺則似夢而非真夢也公仍秉燭達朝官吏来見異其不死公遂訪問少王受命時事郡有一老吏即嚴興通孫也能知其祖歛葵事尚昭昭即令先導覓至其葵處果夢中所見地而樹草披亂猶有踏躪之痕公心知其舊日所葵既泣久之備香果酒糗文而祭之祭之夜夢有一人執公手而泣而語曰前日之第三坐者即我而我乃成謹甫也知公之忠能有是事故請償其死果然公乃惻然感涕封表其墓仍令時薦香火自茲之後郡無

前日之災戊寅復位之前癸時每用公之文云甫昇
溪集雜著○辛亥一云辛丑當考



俞絳

俞絳字絳之杞溪人判書汝霖孫　中宗朝辛丑擢別試歷檢閱吏郎舍人官止戶判　宣祖朝庚午卒謚肅敏享咸興文會書院年譜

明宗立尹任等以逆論死公卿大夫相連坐無得免者公奏曰夫任等何罪屼事無其實而權臣以任為鵠株累遍於搢紳夫寃欝之積非國家之福也願上察之當是時元衡權傾人主一言及尹任事家立碎而公冒勢焰以直其寃人莫不危之於是尹元衡切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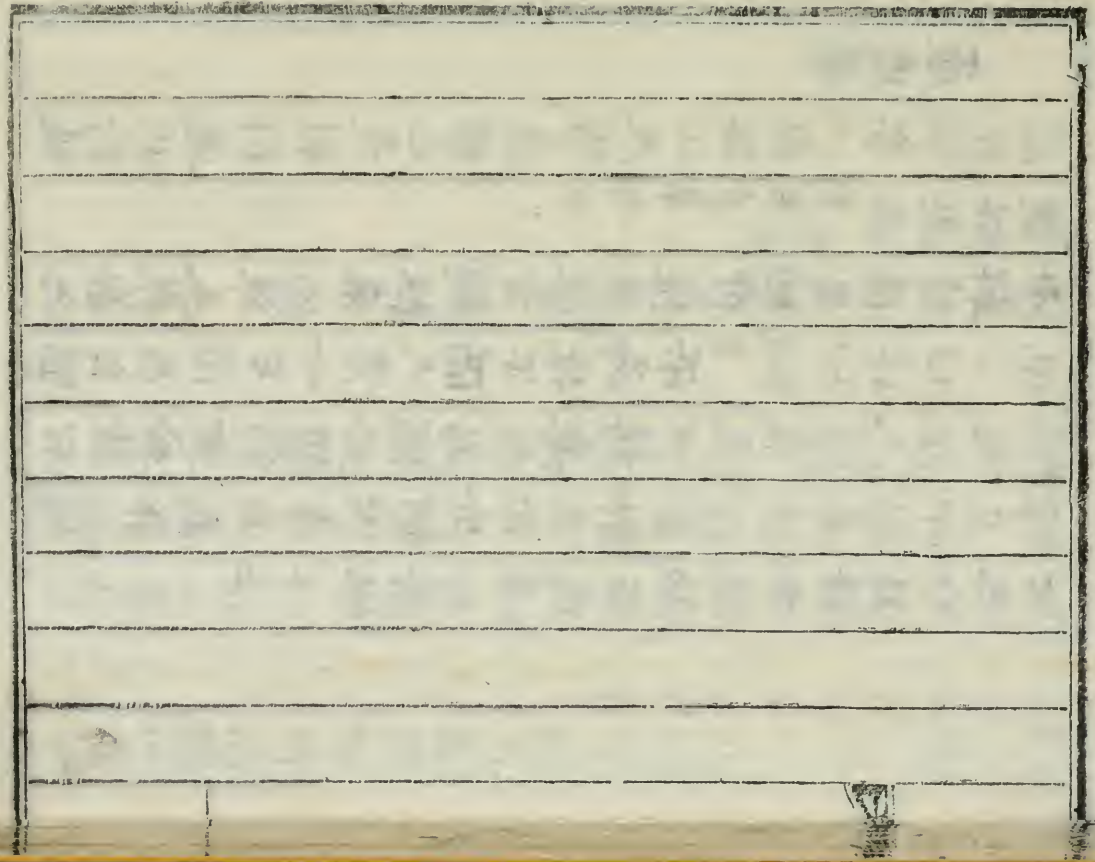
林百齡之死也元衡等議其謚應教朴淳議以恭昭
元衡怒曰林公蓋臣獨不得忠字乎憩於 文定下
淳獄以公前救尹任等無罪欲與淳俱罪之事且不
測 明宗知元衡專權自恣內厭之以故事得已然
元衡怒益甚 明宗為出公按察北關以全安之上
全

丙寅元衡放逐乙巳被罪人稍稍伸雪 上特命公
進秩正卿 年譜

盧慶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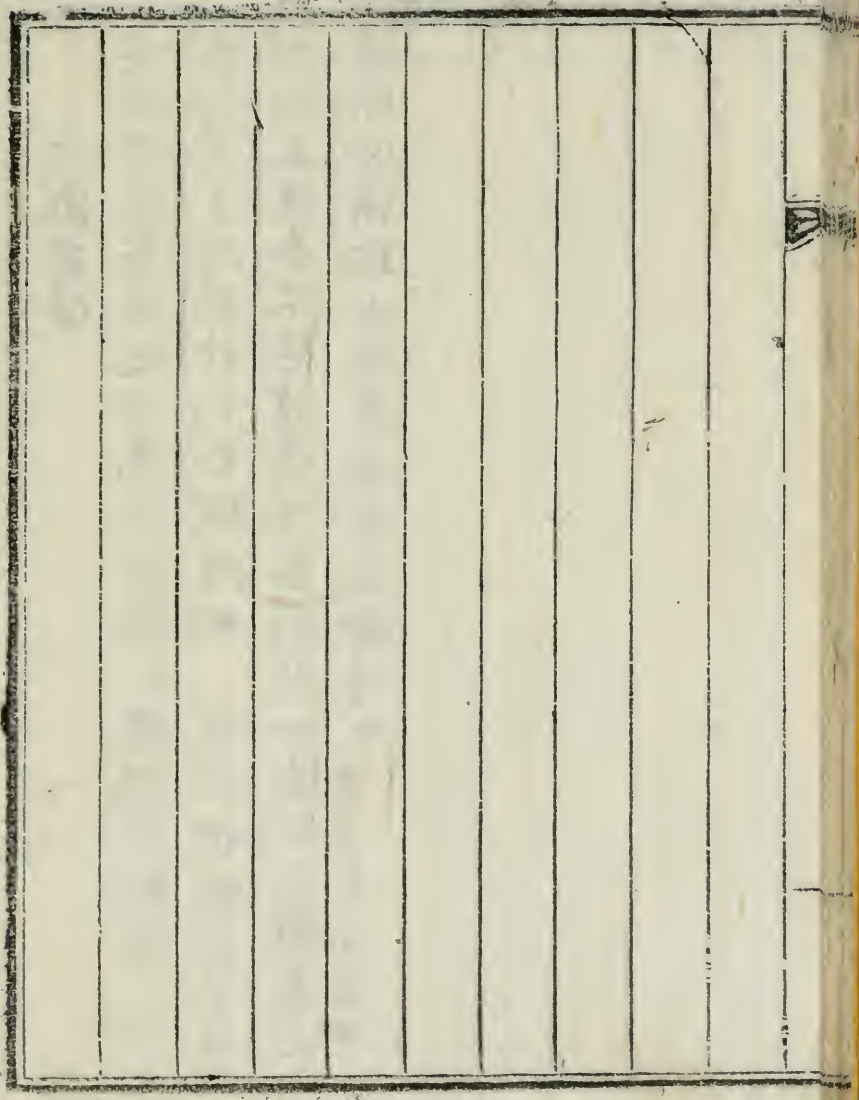
盧慶麟字仁甫谷山人擢嘉靖己亥別科通政府使栗谷妻父 見栗谷集行狀

少與陳復昌相狎復昌既貴顯往來逐疎人或勸之見公曰逐初字復昌所為殊不滿人意一日復昌自鳴扇簇示人座客交口稱譽復昌問公曰何如公徐曰常品中好書法復昌勃然曰公何以常品觀耶積憾不已公拜持平被劾左遷陳之為也 上全



文城君健

健安南君壽鍊之子爲後於鳳城君岏鳳城君　中宗諸王子而死於乙巳獄者也　宣祖世釋其寃復封爵立後令不絶其祭祀鳳城君一女公子懽事之逢財必薄取而厚奉給宗族愈賢之　眉叟記言墓碑



金就文

金就文字文之真樂堂就成弟松堂門人　中宗朝登科歷三司舍人官至大諫天姿明敏朴龍巖雲曰文之比如清流激湍少靜時須以久庵為號以自省公從之　神譜

中廟賓天　仁宗卽阼迓臣議行賀禮公慨然陳疏引朱夫子瑞慶節請不受賀之劄咸阼之　常窩撰行狀

乙巳為弘文館修撰　文定垂簾元衡浮志公疏阼其蔽聰病國旋丁父憂去時事卒大變服闋低徊州縣殆餘十載　行狀　阼元衡疏原本文集中逸

妖僧普雨方竄濟州元衡使奴護送抵書沿道守宰
俾厚供億到處迎接惟恐不及獨羅州牧金公就文
到即囚繫之使尹奴不得通聞者快之 稗官雜記

宣廟庚午辛未集師[illegible]

今上壬子故副學金就文以德行事功贈吏曹參判 甲寅加贈 [illegible]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四

十五

續一